

作家频道

# 八月蝉鸣不知倦

阿占



插图 阿占

八月云疾，带来雨水和溽热，眼见着山体愈加丰腴，正是蝉鸣时节，已成十万军声，日日嘶吼，无从停歇。

我的小屋在半山之上，气流舒朗风自来，周遭植被密集，可谓山也青青，树也青青——这绵延无尽的青翠，却成了蝉之老窝，它们栖藏其中，将山谷变作天地间的巨大音箱，播放着青春与爱情的摇滚乐。别看个头小，声音嘹亮足可称奇，此起彼起，连成一片，一山，一空，一世界。即便是单只蝉的鸣叫，也能盖过山间的风声和水声。

每日大早，都有蝉歌伏在纱窗上，向我近距离展示那鼓动而轰响的腹尾，之嚣张，之雄壮，引得我每每自问，若乎小小的虫，何以有如此大的气力？莫不是在地下蛰伏多年，一朝出土，却又寿命短促，个把月行将死去，才将积攒的力量尽数发泄出来，倾力抢夺生命权和话语权，好教这世界知道它们来过。又或许，众蝉根本没有多想，只本能地鸣叫，高亢而单调，如同人要呼吸一般自然而然。

初入山的时候，一度不堪如此烦扰，却也无甚办法，唯心静自然安，久而久之，竟也习惯了，读书，写作，画画，并不耽误。

蝉鸣最盛时，通常在正午，太阳当头照着，山间热气蒸腾，蝉声愈发响亮，愈发欢闹，我怀疑它们在对歌，狂舞，山

谷里充塞着一个盛大的派对。

到了傍晚，蝉声渐渐落下，偶有男邻居持竹竿，往树丛的高处寻觅，去捅树上的蝉。因蝉的颜色与叶片枝干相仿，总是颇难寻觅。到了第二天，蝉声会更加响亮，仿佛在嘲笑男邻居的徒劳。

只能等到大雨将至，山风四起，带着忽然的凉意，蝉们受了命令似的，集

体收声。山间屏声静气，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我坐于门廊前，看天边云海泱泱，竖着耳朵倾听，风吹树叶的沙沙声，溪水穿石的淙淙声，无名留鸟的咕咕声，皆浮动而起，原是被蝉鸣压制太久，让我有些忘了……

漏夜功夫，天放晴，气温复回，蝉声又起，依旧是那样高亢，那样单调，那样不知倦。我在漫山漫天的蝉鸣中喝咖

啡，知道新的一天开始了。

蝉鸣是古诗中常见的意象，或清朗，或凄切，多与诗人境遇相呼应，成为托物言志的经典载体。虞世南的《蝉》，“垂缕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李商隐的《蝉》，“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司马迁《史记》中，有“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的形容，三国曹植《蝉赋》中，把蝉描述为“淡泊而寡欲”“与众物而无求”的高尚君子。除去中国诗歌中的独特意象，古代先民历来崇拜蝉，将其赋予了人文内涵与信仰，寄托着羽化重生的美好愿景。

每从山里回到闹市，蝉鸣声即被机械声和人潮声淹没了，这时候，再想起山里日子，那任性而天真的声响，竟成了记忆中最纯净的部分。

城市秀场

# 我是“真英雄”

马志丁

诗坛新作

# 与浪花共舞

如月

半生的谦卑在此  
我还不能放浪形骸  
但裙裾已沾染了海的气息  
浪花把我裹进海水里  
打乱我的优雅

不曾想，无意改变我性格的  
竟然是这浩瀚的海  
它省略了日常的琐碎  
这是我与大海的初遇  
几分欢笑  
几分感慨

浪潮教我趔趄着走路  
兴奋之余，我捧起一朵浪花戴在头上  
唱那首《彩云伴海鸥》的歌  
诵《大海大海你等着》的诗句  
然而终像一只蚌  
羞于开启，又深怀潮汐

海风掠过  
我以鱼自居  
以鸥鸟自居  
拥抱大海的感觉如此美好  
一时间  
竟然忘记身在异地

感谢大海  
给我的生命注入快乐  
这种与浪花共舞的时光  
将铭记我心

本版主持人 贾小飞



当兵那些年的事儿，有的随着时间模糊了，有的却像烙进脑子里，越琢磨越有味儿。当上等兵那一年，我们部队每隔一个月都会到靶场打靶，每次打靶结束战友们都会把那首《打靶归来》唱得震天响，我的成绩在连队里是数一数二的，所以唱得也最卖力。可有一次，我的心情却有了从云端到谷底的落差，感觉比靶场到连队的路还长。

那是全旅打靶比武。夕阳把云彩染成血红色，队伍里的歌声像被砂纸磨过的军号，沙哑却透着一股子傲劲儿。“日落西山红霞飞……”唱得最凶的是三班的瘦猴，他平时打靶总在及格线晃悠，今天居然飙到45环。全连71号人，5发子弹，个个都在40环以上。按理说，这成绩能让连队在全旅自豪一个月，可我耷拉着脑袋，枪托一下下磕着大腿根儿——我是那个“例外”，40环，全连倒数第一。我分析不出这次是为啥，我总觉得我十分努力啦！

连长早放了话：打靶进前三，直接保送去考军校。我给娘写过信，拍着胸脯说“我准行”——娘却总用老家的俗语骂我：“你呀，‘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上学就比别人晚了一年，调皮捣蛋骑驴被摔晕，努力参加高考却差0.5分落榜……这次要是连军校预选都过不了，我真没脸回家啦。

队伍进营区时，跟班长请了假，说肚子不舒服，回班就往李飞宇的下铺躺。迷彩服上的汗渍没干，黏在身上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快起来！指导员找你！”刚做了个戴大红花的梦，就被李飞宇的手砸醒了。我一肚子火：“躺你床

咋了？”他赶紧凑过来说：“指导员阴着脸让你去他办公室一下。好像军务科刘科长也来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麻溜爬起来。下楼时，楼梯板被踏得“咚咚”响，跟我心跳一个节奏。喊了“报告”推门，刘科长正坐在指导员办公桌前，军帽檐压得低，看不清表情。

“前天下午5点，你在北哨位？”刘科长开口，声音像磨过的石头。

我心里一紧。前天是星期天，我和张可站哨，他守南门，我守北门，中间隔着三排房子，谁也瞅不见谁。“是……是我。”

“站哨时没出啥岔子？”他抬眼扫我一下，眼神跟探照灯一样。

我脑子飞速转。除了腰酸背疼，好像没啥特别的……不对！“有！我脱岗了！”我咬着牙承认——总不能瞒到被处分。“大概5点多，听见西边‘咚’一声，跑过去看见个穿黄毛衣的小孩儿趴在墙根，嘴流血了，像是从墙上摔下来的。我抱他往卫生所跑，碰见个军医就塞过去了，来回也就十多分钟……”

刘科长“噌”地站起来，我吓得一缩脖子。可他没骂我，反而扭头冲指导员笑：“我说就是这小子吧！七营长的娃，爬墙折竹枝摔了，亏得送得及时！”

指导员过来拍我屁股，劲儿大得能把我拍飞：“傻小子！那10分钟，比你站一天哨都金贵！”刘科长爽朗地笑着说：“指导员，这是个‘英雄’！年底了，优秀士兵可考虑他了。”

“切，我才不稀罕什么‘优秀士

兵’，俺要的是考军校的名额。”我并没有高兴，依旧耷拉着脑袋。突然，楼道里传来“咚咚”的皮鞋声——连长攥着张靶纸冲进来，进门就“吼”：“你小子！”

靶纸“啪”地拍在桌上，下面的编号刺眼得很——是我的。乍一看四个弹孔散在10环圈里，稀松平常。“睁大眼睛看！你这是怎么打的！嗯？”可连长的手指戳着靶心，声音像要掀翻天花板，“你给我仔细看看！”

刘科长赶紧凑过去，安慰起连长来：“就这一次小失误嘛，不至于不至于！”突然一拍桌子，桌上的玻璃板“咔嚓”裂了道缝：“两个弹头并一个孔！五发全中！50环！”“对！50环！”连长两手环抱胸前，自豪的脸能杵到头顶的灯泡。

我脑袋“嗡”的一声，凑过去瞅——可不！一个弹孔边缘有两道浅浅的划痕，像是俩子弹挤着穿过去的。“比武打50环，三等功！是‘真英雄’啊！”刘科长一下拍在我肩膀上。

指导员笑得直揉肚子：“谁说俺小马同志不行，我跟谁急！”

我啥也顾不上了，转身就往电话亭跑。指导员在后面喊：“干啥去？”我边跑边喊，声音里带着哭腔又透着疯劲儿：“给俺娘打电话！这回……赶上热乎的啦！”电话亭的玻璃映着夕阳，红得跟靶场的大红花似的。我摸出电话卡塞进话机，手指抖得按不准号码……

从此，我就觉得生活这靶场，有时候子弹会绕个弯，看似脱靶，其实早把10环送在了你手里，天空也总会给努力的人亮起别样的彩霞。